

責任編輯：張旭健

如果給你選，黃金與股票，你會投資甚麼？

股神畢非特在給股東周年信裡打了一個比方：當今全球約有黃金十七萬公噸，假如鑄成一塊，會變了個每邊六十八呎的巨型立方體，有個球場大小。以每盎司一千七百五十美元黃金價格計算，約值九點六萬億美元。這是投資甲。

然後再以同樣金額做投資乙，可以買到的東西十分驚人，包括全美國農地，即四億英畝地，年產約二十億噸，另加十六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。這是全球盈利最高的企業，年賺約四百億美元，再乘以十六，買了這些好東西，我們手上還剩一萬億美元，可以再看看有甚麼好東西買。

畢非特指出，一個世紀之後，那四億英畝農地會陸續出產大量農產品，而十六個埃克森美孚公司，也會不斷派息給股東和持有以億計的資產。相反，那塊大金磚，一百年後的尺碼不會有寸進，也不會生產任何東西。雖然黃金的需求或會因投資者的避險需要而增加，但投資乙的長遠價值能力，顯然遠勝投資甲。

股神之為股神，囊中股票而黃金是意料中事，但他對一切以貨幣為單位的投資工具如貨幣、債券、按揭、銀行存款等也不看好，原因是通脹和政府政策往往失控，這類大家公認非常安全的資產，其實風險極高。他對風險的定義，並非基於技術性指數，而是界定為投資項目使持有者可能損失的購買力，因此，反過來說，投資的定義，就是把目前的購買力暫時轉移他人，期望在日後得到更強的稅後購買力和消費力。這樣看來，貨幣單位的投資，長遠確是吃虧：由一九六五年至今，同一百美元，當年放到六個月國庫債券，現值一千三百多美元；如放到黃金，現值四千四百多美元；放到標普五百的話，現值六千多美元，股票全勝！

不過，我們不是股神，找不到他找到的優質股，狗不狗耐持有幾十年，就是另一個故事。

李育中的微笑

去年平安夜，赴廣州訪李育中。李老剛病癒出院，不便外出；於是逕登華師大學的寓所。這是我第一次登堂入室。李老以前曾告我「難家」，屋中藏書逾萬，甚厚也，還有包括報紙、期刊、堆滿整個書齋。可是今日之所見，卻整齊得多了，沒有他所描述的「亂」。

李老說，他入院多時，子女把他的書齋清理得頗乾淨，書籍也重新擺設。整齊是整齊了，但我要找書，已無從找起了，加上行動不便，更是難以尋獲他要看的書。

除了會客的書齋外，旁邊還有一房，也是書的世界。兩房相連，都是李老的天下；怪不得他為書齋起名叫「兩房書齋」。

李老雖坐輪椅上，說一生愛書愛刊愛報，只要是一出門，回來就是一大包。這個習慣，看來今後還得要戒了。李老言下不勝唏噓，畢竟已一百零一歲了。

在華師大的日子裡，李老愛與學生相聚相談。記得第四、前五名都是年輕的教授；由此可見他的受歡迎程度。由與學生的相聚談起，李老說，三十年代他和侶倫等人，便搞了一個「文藝茶話會」，與當時一班年輕的新文學作家聚在一起，談文論藝，快樂到不還了。

日前翻資料，除了「文藝茶話會」外，還有一處，也是這班作家的相會之所。那就是坐落中環雲咸街接近中央監獄的志蓮冰室。據該文作者江河說，廣州陷日前，不少人逃到香港來。志蓮主人要個棲身之所和謀生，於是在此開設了冰室，因資金問題，設備十分簡陋，沒有裝修，桌子擺設是川字形，左右兩邊是四人坐的散桌，當中一張長桌，可以坐十

人。以上。

就是這家「陋」冰室，引來一班新文化人聚腳，計有易樞、張任濤、劉火子、侶倫和碩果僅存的李育中；此外，還有個後來寫《蝦球傳》的黃谷柳，但不常來。江河這麼描寫李育中：

「為人隨和，每次到冰室來，很少說話，多是微笑。人家告訴我他曾經在香港工務局的馬路部工作，擔任半山一帶街道煤氣燈開關工作，似乎他有一首詩談到煤氣燈。」

老年的李育中，依然常帶微笑，談起往事，更是眉飛色舞，而說起以前的一班文友，更是興奮，且且起來，每一針見血，毫不為文過飾非。李老真是性情中人，坦坦蕩蕩。

第二次相會，是在今年二月初，也是在他的府上。春節時，他曾染恙，剛癒，談鋒仍健，直到子女強要他休息；頓時，他露出「孩兒本色」：「我還未說完，我還要說嘛。」

文藝茶話會，志蓮冰室時代的李育中，「很少說話」，這可反證，他年輕時很內斂，年紀大了，滿肚子的滄桑，不噴發待何時？他還說：「我還有好多東西要寫，葉靈鳳、侶倫、康白情……」

從李公館出來，我腦海浮現起一班香港新文學拓荒者的容貌來。歲月不靜好，文藝茶話會、志蓮冰室相會是他們最愜意，和最愜意風發的日子了。

李育中近照。行動已不便了。 作者 攝

在大風雪下遊福井，乘坐「觀光巴士」是一次明智的抉擇。兩小時的行程，各處景點的參觀進度，全由自己控制，不像乘「觀光巴士」要受巴士行車時間限制。

除了原來規劃的北庄城跡、柴田神社、西光寺、自性院四個《江、公主們的戰國》紀行推介的景點，透過觀光服務中心的傳譯員與的司機溝通，還加上了出發前好友大力推薦的「永平寺」，當然，各處景點的勾留時間便要抓緊。

永平寺是道元禪師開創的曹洞宗的大本山，於七百六十年前（西元一四四四年）為玄奘修行而創立的修道場。位於大佛宇山上的永平寺，玄奘禪靜。寺內建築以「七堂伽藍」為中心，坐落大小七十餘棟殿堂樓閣，這些殿堂樓宇相連於各個回廊處，構成一個整體。

寺院的建築一般稱為「伽藍」，意謂僧侶修行之清淨場所。其中唯七志去堂被稱為「七堂伽藍」，是日常修行必不可少的重要建築物。永平寺的「七堂伽藍」包括山門、佛殿、僧堂、大庫院、東司、浴室、法堂；其中僧堂、東司、浴室為三獸道場，禁止任何私語。

山門是永平寺最古老的建築，也被稱為「三解脱門」，是皈依佛教的關門。現為福井縣的文化遺產。佛殿位於七堂伽藍的中央，供奉著永平寺的主佛釋迦牟尼佛。僧齋的廚房和接待賓客的客堂等。東司就是洗手間，在此清身淨心。浴室是沐浴的地方，而沐浴是一種重要的修行，需在靜寂中進行。

法堂位於七堂伽藍的最深處，在此對修行者講道和舉行各種佛事。各棟建築間均有階梯連結，室內四通八達，而且有暖氣，任戶外大雪紛飛、寒風刺骨，不減遊人參觀興致。

永平寺「七堂伽藍」



永平寺 網上圖片

想及本月一份名牌時尚雜誌，封面人物為「最美麗港姐」朱玲玲，封面標題全用英文，大赤字印 ROLITA CHU LO 女士，中文直譯為「羅麗姐朱女士」，中文直譯為「羅麗姐朱女士」，在上海話是「豬羅」，在上海人對白中是「臭豬」，而朱玲玲之丈夫羅康瑞是正宗上海人，綽號「上海姑爺」，沒理由不知「豬羅」是辱語，因此「朱羅」之結合頗為特別。

羅麗姐是朱玲玲之英文乳名，原出於西班牙語「美少女」，南美洲以西班牙語為主，近年美加多吸南美洲，同化之下英語系也把這羅麗姐解為美少女了，但「羅麗姐朱羅」之叫法總是有點怪怪，中文這雙姓

你笑甚麼

「深刻人間：黃新波」藝術展，正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展出，展期至本年三月二十六日。我早聞知並很欣賞黃新波的新詩畫，部分則由於對美術的喜好，部分則由於我對香港文學的研究。文學界與美術界，在二三十年代以至戰後香港，都有很密切的連繫，四十年代末，香港有人間畫會和人間書畫，黃新波，還有黃蒙田，都是主要的成員之一，他們除了繪畫，也有文學創作。

在「深刻人間」展覽會上，新波吸引我注目良久，但我作為香港文學研究者，各展品中最觸動我神經的，還是新波的新詩手稿，包括《白鳥之歌》和《無題》。差不多十年前，我曾在一些舊報刊讀到新波的作品，《白鳥之歌》則從新波女兒黃元所編的《黃新波詩畫》一書讀到，我喜歡該詩對新社會的理想寄託，以輕柔語調呈現，結合堅實的理想形象，成就了既具信念又情意婉轉的意境，實可與新波畫作並觀，也很能反映四十年代後期，身在香港的藝術工作者的心境，具一定普遍性，後來我編《三四十年代香港詩選》時，也選入了新波的《白鳥之歌》一詩。

我留意到新波的手稿《白鳥之歌》，各段詩行以高低不一的形式排列，天地圖書出版的《刀筆、畫筆、文筆：黃新波在香港》亦載有這詩，已據手稿原樣排列詩行，不過二千年出版的《黃新波詩選》則據此。將來如有機會再版該詩選或在其他書選錄《白鳥之歌》，我一定手到眼開。在我而言能以平常心淡然處之，不會哭！

金不如股

翠神乾坤 伍淑賢

股神畢非特在給股東周年信裡打了一個比方：當今全球約有黃金十七萬公噸，假如鑄成一塊，會變了個每邊六十八呎的巨型立方體，有個球場大小。以每盎司一千七百五十美元黃金價格計算，約值九點六萬億美元。這是投資甲。

然後再以同樣金額做投資乙，可以買到的東西十分驚人，包括全美國農地，即四億英畝地，年產約二十億噸，另加十六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。這是全球盈利最高的企業，年賺約四百億美元，再乘以十六，買了這些好東西，我們手上還剩一萬億美元，可以再看看有甚麼好東西買。

畢非特指出，一個世紀之後，那四億英畝農地會陸續出產大量農產品，而十六個埃克森美孚公司，也會不斷派息給股東和持有以億計的資產。相反，那塊大金磚，一百年後的尺碼不會有寸進，也不會生產任何東西。雖然黃金的需求或會因投資者的避險需要而增加，但投資乙的長遠價值能力，顯然遠勝投資甲。

股神之為股神，囊中股票而黃金是意料中事，但他對一切以貨幣為單位的投資工具如貨幣、債券、按揭、銀行存款等也不看好，原因是通脹和政府政策往往失控，這類大家公認非常安全的資產，其實風險極高。他對風險的定義，並非基於技術性指數，而是界定為投資項目使持有者可能損失的購買力，因此，反過來說，投資的定義，就是把目前的購買力暫時轉移他人，期望在日後得到更強的稅後購買力和消費力。這樣看來，貨幣單位的投資，長遠確是吃虧：由一九六五年至今，同一百美元，當年放到六個月國庫債券，現值一千三百多美元；如放到黃金，現值四千四百多美元；放到標普五百的話，現值六千多美元，股票全勝！

不過，我們不是股神，找不到他找到的優質股，狗不狗耐持有幾十年，就是另一個故事。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在大風雪下遊福井，乘坐「觀光巴士」是一次明智的抉擇。兩小時的行程，各處景點的參觀進度，全由自己控制，不像乘「觀光巴士」要受巴士行車時間限制。

除了原來規劃的北庄城跡、柴田神社、西光寺、自性院四個《江、公主們的戰國》紀行推介的景點，透過觀光服務中心的傳譯員與的司機溝通，還加上了出發前好友大力推薦的「永平寺」，當然，各處景點的勾留時間便要抓緊。

永平寺是道元禪師開創的曹洞宗的大本山，於七百六十年前（西元一四四四年）為玄奘修行而創立的修道場。位於大佛宇山上的永平寺，玄奘禪靜。寺內建築以「七堂伽藍」為中心，坐落大小七十餘棟殿堂樓閣，這些殿堂樓宇相連於各個回廊處，構成一個整體。

寺院的建築一般稱為「伽藍」，意謂僧侶修行之清淨場所。其中唯七志去堂被稱為「七堂伽藍」，是日常修行必不可少的重要建築物。永平寺的「七堂伽藍」包括山門、佛殿、僧堂、大庫院、東司、浴室、法堂；其中僧堂、東司、浴室為三獸道場，禁止任何私語。

山門是永平寺最古老的建築，也被稱為「三解脱門」，是皈依佛教的關門。現為福井縣的文化遺產。佛殿位於七堂伽藍的中央，供奉著永平寺的主佛釋迦牟尼佛。僧齋的廚房和接待賓客的客堂等。東司就是洗手間，在此清身淨心。浴室是沐浴的地方，而沐浴是一種重要的修行，需在靜寂中進行。

法堂位於七堂伽藍的最深處，在此對修行者講道和舉行各種佛事。各棟建築間均有階梯連結，室內四通八達，而且有暖氣，任戶外大雪紛飛、寒風刺骨，不減遊人參觀興致。

親吻春天

春節過後的第一個節氣是立春，它意味著春天的來臨。立春是受人們普遍歡迎的節氣，因為它給人們帶來了溫暖，帶來了希望。人們剛剛度過冰天雪地草木凋敝的漫漫寒冬，早就期盼春暖花開日子的來臨。於是立春後人們便紛紛尋覓春的色彩，聆聽春的聲音。最早的春色應是在柳樹的枝頭，老農常說：「五九、六九，拾頭看柳。」就是說這個時節柳樹已給你春的信息了。當大多數樹木還處在冬眠乍醒的時候，柳樹早已悄悄顯露出粒粒柳芽，並由柳芽抽成萬縷柳絲，進而由春風裁剪出青翠欲滴的細葉，那輕盈婆娑的樹姿，迎風搖曳的柔條，為早春的大自然平添無限生機。昭示着一個勃發生機季節開始，一個萬紫千紅的春天到來！而報春鳥則給人們帶來了春天的聲音，那聲聲清脆的啼鳴，穿過疊障的塵世，唱綠了石縫中的小草和庭院的青苔；唱來了南飛的大雁；唱醒了沉睡中的青蛙……唱出了一個多姿多彩的世界。

立春伊始一年端。立春過後，春耕即將開始。這時，耕牛在牧場上吼叫起來，養精蓄銳了一整冬的牠準備大幹一場了。農民們也開始在院子裡修理犁耙，為春耕生產做好準備。雖然現在大部分農村已開始機械化種植，但不少地區仍一直傳承着試犁的習俗。當年我下放於蘇北里下河地區，每逢立春，莊戶人家便開始試犁。扶犁人先拜犁具，並唱喜歌：「犁破新春土，牛踩豐收畝，春種一粒粟，秋收萬顆籽。」然後牽牛到田間象徵性地耕一耕。若是這年因天氣異常嚴寒地裡凍結，則試犁多是拿牛鞭走進牛欄，把牛鞭往牛頭上一放，表示耕牛拉着牛鞭耕地之狀，預示着開春了，新的一年開始播種五穀了，應該作好備耕，搶上季節耕種播種，千萬不要錯過耕種的時機。聽老人講，封建社會也很重視春耕生產，因為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個農業大國，民以食為天在官員頭腦中根深蒂固，相傳過去蘇北里下河一帶為這染春耕生產氣氛，敦促人們作好春耕準備工作，城裡的官府縣衙在立春這一天，就派衙役到縣城的城隍廟旁邊的荒地上搭一個茅草官廠，衙役擂鼓鳴鑼，吹吹打打，抬着縣官和紙紮的春牛、犁，由衙門沿街行至官廠，沿路的群眾，家家鳴放鞭炮，並將米、黃豆拋向耕牛，表示新的一年五穀豐登。春牛抬到官廠後，要焚香祀奠皇天厚土，儀禮三伏三拜，縣官領頭，眾鄉紳跟隨在後依禮參拜，而後吟祭奠天地神禱告詞，再由縣官親自扶犁，跟隨春牛之後，演試用牛犁田，以示開始春耕。圍觀群眾吶喊響徹雲霄。縣官試犁後，衙役將紙紮的春牛抬起遊街，提示人們新年開始，五穀待種，百業待興，大家應該送懶，迎接大開春耕生產開頭日的到來，遊完街回到縣衙門前打春後，再把紙紮的春牛燒祭。

時代的腳步走到今天，焚香祀奠燒祭春牛迎接春耕生產的官方儀式早已由會議取代，八十年代前是開三級幹部會，縣委於每年農曆春節後，集中縣、公社、大隊三級幹部統一開會，部署全年工作，安排春耕大生產，號召廣大幹群奪取農業生產大豐收。這以後則是每年春節上班後召開縣（市）直有關部門、鎮領導春耕會，再由部門、鎮回去傳達會議精神。

「一年之計在於春」原是農家諺語，指春耕播種是農業生產的基礎，關係到一年的收成好壞。它出自南朝·梁·譙縱《纂要》：「一年之計在



薄縷柳絲，綠意盎然。 網上圖片

於春，一日之計在於晨。」古今也有很多描繪春耕勞作的詩詞，其中尤以姚鼐的《山行》廣為傳誦：「布穀飛飛勸早耕，春鋤撲撲趁初晴。千層石樹通行路，一路水田放水聲。」生動地描繪出一片繁忙的春耕景象。而這句農家諺語，現已經昇華為對各行各業以及人生、事業都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格言。它強調了春在一年四季中所佔的重要位置，寓意着一年的計劃要在春天考慮安排，為全年的工作打好基礎。人們在新年伊始，都會按照常理擬定統領一年的工作計劃，為全年的工作作出一個總體的方案，之後的365天就是照此計劃具體加以實施。可見，這計劃意義之重大。沒有這「一年之計」確實不行！這「一年之計」是各行各業各部門各人一年工作的方向標，引領着人們朝既定的目標去努力奮鬥。換言之，一年伊始有一個好的計劃，就會使大家對一年的工作充滿憧憬與期待，從新起點上找到新動力而

天天有戲

社會像個大舞台，人生如戲。近月天天上演，好戲連場。真教人看得過癮哩。每個人如是甜酸苦辣味架的戲中，自個個，自我欣賞。

只不過，觀眾卻是社會大眾，指點點，好不熱鬧。

市場又何嘗不是天天有戲。君不見來自歐洲債權危機的連場戲劇性的「演出」，牽動全球投資者情緒。時好時壞的劇情令市場上正震動，危機四伏。其實箇中角色是在「做戲」。久而久之，投資者發覺「無理咁好戲」，舉凡反應漸漸褪色。近來，美股漲跌已從底谷回升，就算是「壞消息」紛傳一「死馬當活馬醫」，何低入市炒之哉。其實，也不可能「亂炒一通」，也要有誘機。

月前，總理溫家寶高調要給力提振股市，果然，一語激起千重浪，內地A股應聲反彈，港股彈力更強。金句一出惹來多番響應，連老外也跟著，對中國經濟不再憂慮硬着陸，對中國貨幣政策適時適力放鬆正合時。周行長高調揚言中國會加大力度買歐債，全球「眼甘甘」期待「有中國大水喉射往歐洲，還怕甚麼呢？」瞬間全球投資信心大增。資金大舉入市。

接二連三「出口術」可真管用，中國證監主席郭樹清早有高調評論「中國股市『抵買』。有投資價值，市盈率低，有好回報」等等，彰顯中國從總理以至各財金部官員希望股市維持，盼改善投資氣氛。當然，置身市場有風險，價格升時，高處未算高，惟要注意「一高處不勝寒」；價格走低時「入處未算低」，要留意「承受風險可能性」。入市與退市要注意「時機」，適時進退是關鍵。我在投資市場數十年，久經風浪，如天天在看戲十分刺激之至。投資得利如看了一齣喜劇開心不已，反之損了手則悲劇收場。在我而言能以平常心淡然處之，不會哭！

黃新波的新詩手稿

「深刻人間：黃新波」藝術展，正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展出，展期至本年三月二十六日。我早聞知並很欣賞黃新波的新詩畫，部分則由於對美術的喜好，部分則由於我對香港文學的研究。文學界與美術界，在二三十年代以至戰後香港，都有很密切的連繫，四十年代末，香港有人間畫會和人間書畫，黃新波，還有黃蒙田，都是主要的成員之一，他們除了繪畫，也有文學創作。

在「深刻人間」展覽會上，新波吸引我注目良久，但我作為香港文學研究者，各展品中最觸動我神經的，還是新波的新詩手稿，包括《白鳥之歌》和《無題》。差不多十年前，我曾在一些舊報刊讀到新波的作品，《白鳥之歌》則從新波女兒黃元所編的《黃新波詩畫》一書讀到，我喜歡該詩對新社會的理想寄託，以輕柔語調呈現，結合堅實的理想形象，成就了既具信念又情意婉轉的意境，實可與新波畫作並觀，也很能反映四十年代後期，身在香港的藝術工作者的心境，具一定普遍性，後來我編《三四十年代香港詩選》時，也選入了新波的《白鳥之歌》一詩。

我留意到新波的手稿《白鳥之歌》，各段詩行以高低不一的形式排列，天地圖書出版的《刀筆、畫筆、文筆：黃新波在香港》亦載有這詩，已據手稿原樣排列詩行，不過二千年出版的《黃新波詩選》則據此。將來如有機會再版該詩選或在其他書選錄《白鳥之歌》，我一定手到眼開。在我而言能以平常心淡然處之，不會哭！

杜亦道

羅麗姐是朱玲玲之英文乳名，原出於西班牙語「美少女」，南美洲以西班牙語為主，近年美加多吸南美洲，同化之下英語系也把這羅麗姐解為美少女了，但「羅麗姐朱羅」之叫法總是有點怪怪，中文這雙姓

並列常有些喜劇效果，如「巫錢聯婚」、「巫梁聯婚」、「何何宴客」、「毛朱之喜」等等，常被用作笑話題材。筆者在深水埗一酒樓看過「余府宴客」之大花牌，朋友笑說：「嘩，蛇虎宴客毒也夠毒，誰還敢來出席？」俺說本人姓杜，如「杜府宴客」也可讀成「杜府宴客」，杜甫是最窮之詩人是餓死的，餓死人的選擇酒宴客？一定沒有好東西吃。

怪名字中，筆者在日本見過一個最怪之女子姓名為「萬里春代」，「春代」在廣東話是「舉丸之袋」，還有「萬里」之長，當年一讀便捧腹大笑，同行之日本朋友問：「傻孩子，你笑甚麼？」

詩幻留形

「深刻人間：黃新波」藝術展，正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展出，展期至本年三月二十六日。我早聞知並很欣賞黃新波的新詩畫，部分則由於對美術的喜好，部分則由於我對香港文學的研究。文學界與美術界，在二三十年代以至戰後香港，都有很密切的連繫，四十年代末，香港有人間畫會和人間書畫，黃新波，還有黃蒙田，都是主要的成員之一，他們除了繪畫，也有文學創作。

在「深刻人間」展覽會上，新波吸引我注目良久，但我作為香港文學研究者，各展品中最觸動我神經的，還是新波的新詩手稿，包括《白鳥之歌》和《無題》。差不多十年前，我曾在一些舊報刊讀到新波的作品，《白鳥之歌》則從新波女兒黃元所編的《黃新波詩畫》一書讀到，我喜歡該詩對新社會的理想寄託，以輕柔語調呈現，結合堅實的理想形象，成就了既具信念又情意婉轉的意境，實可與新波畫作並觀，也很能反映四十年代後期，身在香港的藝術工作者的心境，具一定普遍性，後來我編《三四十年代香港詩選》時，也選入了新波的《白鳥之歌》一詩。

我留意到新波的手稿《白鳥之歌》，各段詩行以高低不一的形式排列，天地圖書出版的《刀筆、畫筆、文筆：黃新波在香港》亦載有這詩，已據手稿原樣排列詩行，不過二千年出版的《黃新波詩選》則據此。將來如有機會再版該詩選或在其他書選錄《白鳥之歌》，我一定手到眼開。在我而言能以平常心淡然處之，不會哭！